

名家讲坛

李尔:一颗永生不死的文学灵魂

◎傅光明

一、作为主线、副线的两个“李尔”故事

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тай але 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тубов, 1836 - 1861 年)在其《黑暗王国》一文中,对李尔有过极为精辟的论析:“我们以为,李尔是畸形发展的一个牺牲品,他的行为充满了骄傲的自觉,他认为即便没有手中权力,他也是伟大的。这样的行为也是对他这一骄傲自大的专制精神的惩罚。”换一句俗话说,李尔放弃王权这一明显逾越常识规范的弱智行为,完全由盲目的自我崇拜所导致。

是的,“他把因权力而享受到的一切尊贵、显赫,都直接归于个人,他决定抛弃权力,也是因为他相信人们会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敬畏他。在这一狂妄信念驱使下,他把王国划分给了女儿们,也因此,他便一下子从野蛮的无意识状态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并得以体验人类生活的辛酸苦楚。他灵魂中一切好的方面,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也是由此,我们才得以在暴君李尔之外,看到一个仁慈、良善、富有正义感、心怀悲悯、同情黎民百姓的好人李尔。

“他性格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对女儿们的诅咒,更表现在当面向考狄利娅承认自己的过错,表现在痛悔自己的暴怒脾气,懊悔从不曾替穷苦人着想,很少真诚地去爱别人。于是,李尔具有了深刻的意义。我们对他进行观察,一开始会对这个毫无约束的专制暴君深恶痛绝;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就会越来越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加以体谅、理解,到最后,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对他,而是为他、为整个世界,对那种居然能把李尔这样的人引到无法无天、蒙昧野蛮、没有人性的环境,义愤填膺,强烈憎恨。”那样的环境,便是滋生“黑暗王国”的沃土。

事实上,撇开李尔的自我崇拜及其是否出于政治考虑对女儿们继承王国完全放

心,单从人性、人情的视角剖析,李尔选择让女儿们以言语向他示爱的程度划分王国,并不十分荒谬。其实,我们只要在生活中不止一次跟七八十岁的老人,尤其习惯于家长制的位高权重者,或德高望重者,实际打过交道,就能明白一个全由人体生理带来的普遍现象,即老人们,不管是政治老人、经济老人,还是商界老人、学术老人、艺术泰斗,甚至江湖大佬,等等,大都会任性而毫无来由地做出一些自己丝毫察觉不到荒谬,在别人眼里却已是荒谬之至的事;更为荒谬的是,每到此时,不仅很难指望有谁会真心可鉴、直言犯上、晓以利害、力图劝阻,而且,准有清一色抬轿子的捧颂者,会把这明明老糊涂的昏聩,天花乱坠成无以伦比的超凡睿智。因为凡识时务的江湖俊杰无一不晓得触怒老人们的可怕后果,那可想而知,或被某个领域、圈子扫地出门,或远走他乡,或流离荒野,四处漂泊、游荡。若非天不绝人,有幸遇到慷慨悲歌的独行豪侠或仗义大佬,恐怕只能先在暴风雨中光着头一路狂奔,或侥幸躲进一间茅草屋中暂避一时。假如你坚韧异常,自强不息,矢志不渝,强者必有出头之日;假如你精神脆弱,不堪磨砺,一蹶不振,差不多便就此倒下去了。

这不是现实真人版的《李尔王》吗?那一个个的领域、圈子,不也时常几乎是一个又一个的“黑暗王国”吗?这样的老人,莫说成为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即便垂暮之年还能权倾朝野,或享有超霸的话语权,脑子一旦发热到荒谬起来,只怕并不会输给李尔王。当然,假如老人中有谁经历过暴风雨的涤荡,在痛定思痛之后,对过去的言或行,不论对人,还是对事,敢于认错,肯于忏悔,倒确能令时人、后人肃严起敬。这样的老人除了可敬,还十分可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莎翁笔下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古不列颠国的李尔王,除了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同时,我们有理由感到几分忧伤,李尔毕竟是莎翁笔下古不列颠神话般的君王,现实中似乎还从未有一位君王实现过他的伟大,他的这一伟大也很难实现。

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在意英国诗人、评论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年)的话:“即使将《李尔王》第一幕删除,也丝毫无损于全剧。”在他眼里,这第一幕简直就是“幼儿园故事”。

不过,就人性、人情而言,老人世界在许多时候也跟“幼儿园”差不多。下面,让我们再从人性、人情的视角来对莎剧《李尔王》做一番审视。

莎剧《李尔王》可以说主要有两个李尔的故事组成,何谓两个李尔,一个是尊为古不列颠国王的“老李尔”,另一个是“小李尔”葛罗斯特伯爵。如此说,是因为他俩的

故事实质上十分相似,近乎相同。前者讲的是“李尔及其三个女儿的故事”,后者则是“小李尔及其两个儿子的故事”。在整个戏剧结构中,前为主线,后为副线,主线、副线时常相互交织,并扭结在一起。在这两个大的故事框架之下,穿插进一大堆绝非可有可无的小故事,从人物关系上来说是:李尔与肯特;李尔与弄臣;李尔与葛罗斯特;肯特与考狄利娅;肯特与弄臣;葛罗斯特与康沃尔。这其中还埋伏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情线,恰是这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线,最后将剧情冲突的导火索点燃,导致那么多美好和邪恶生命的一起毁灭。

在此,我们来理一下紧紧拴在这条情线上的绳结:李尔与三个女儿间的父女情;三个女儿间的姐妹情;葛罗斯特与两个儿子间的父子情;两个儿子间的兄弟情;李尔与葛罗斯特、肯特、弄臣间的君臣情;奥本尼与高纳里尔、康沃尔与里根、考狄利娅与法兰西王之间的夫妻情;高纳里尔与管家奥斯瓦尔德、与情人埃德蒙之间的婚外情;里根在丈夫死后与埃德蒙的偷情。其中埃德蒙与高纳里尔、里根姐妹俩同时上演的三角恋,是情线上致命的死结。最终,正是这一无解的感情死结,导致这一组三角恋人转瞬之间先后死去。单从结局看,高纳里尔先毒死里根,然后自杀,比较起来,作恶多端的埃德蒙的命还稍好那么一点:“我和她俩都订了婚约:这下我们三个可以同时结合在一起了。”“总算有人爱过埃德蒙:为了我,这一个毒死了那一个,她也跟着自杀了。”【5.3】稍微细琢磨一下,埃德蒙的话很有意味,或许他在借两个女人攫取权力的贪婪野心之外,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点对她俩的肉欲之爱。当然,这样的偷情只能跟姐妹俩分别搞,最后共赴黄泉,倒成全他们“三个可以同时结合在一起了。”贪婪无度的权欲情欲导致毁灭,在他们身上得到应验。莎剧《李尔王》的故事性非常强,假如用大白话为其做个简短而具诱惑力的推荐,不必添油加醋,直白表述即可:父亲放逐女儿;女儿放逐父亲;亲姊妹相残;同父异母兄弟仇杀;姐妹俩为一个男人权欲之上又添情欲之火;女儿兴兵讨伐,替父报仇,战败被俘,绞死狱中;父亲怀抱女儿尸体,气绝身亡。最后,天使与魔鬼玉石俱焚。这样写足够赚眼球了吧!

二、两大“对比”之下的人性、人情

莎士比亚写《李尔王》是在《哈姆雷特》和《奥赛罗》之后,此时,他进入编剧的成熟期,对他来说,在如此紧凑的戏剧篇幅中艺术地驾驭如此丰富庞杂的人情布局,不

在话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拿《李尔王》来说,他明显运用了比之前更为高妙且驾轻就熟的戏剧手法,这便是他能那么游刃有余地在人情的繁复、多重的深刻对比中,刻画与凸显人性。

我们来看这对比是如何一层一层、又层层叠叠地绘制出来:李尔的三个女儿,两恶一善;葛罗斯特的二个儿子,一正一邪;李尔的两个女婿,一良一劣;紧随李尔左右的肯特、弄臣,一庄一谐。除此,还有另一种对比:同为忠臣,葛罗斯特是一位懂人情世故、有风流韵事的伯爵,肯特则是一位铁骨铮铮、披肝沥胆、不计荣辱的谏臣。而肯特自身又以苦肉的方式造出前后两个肯特的对比:前者是被威严的国王李尔放逐的本来面目的肯特,后者是易容乔装成“凯厄斯”,拼死效忠于遭到两个女儿放逐的退位老王的肯特。再有一种对比,同样耐人寻味:李尔被两个恶女儿逼得发了疯,是真疯,埃德加为躲避通缉追杀,亡命荒野,为求生存,迫不得已只能装疯。

剧中落差最大的两个人性、人情的对比,同时也是剧情主线、副线最强烈的戏剧冲突。

第一个大的对比,发生在李尔身上,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两个一切”的对比;第二个大的对比发生在葛罗斯特身上,也可以叫“一明一暗”的对比。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对比。第一幕第一场,高纳里尔、里根都向李尔表达了这样的超级孝敬,即对父亲的爱“超过了一切爱的表达的总和”(Beyond all manner of so much I love you.)【1.1】当她们从父亲那儿骗了一切之后,却剥夺了李尔的一切,因此,李尔才会在遭受绝对出乎意外的虐待时,不止一次地咆哮:“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们。”7 (I gave you all.)【2.4】“啊,高纳里尔,里根!你们仁慈的老父亲,以慷慨之心把一切都给了你们。”在疯狂中自嘲:“你是把一切都给了女儿吧?你也是因此才落到这步田地的吧?”对弄臣自我恶讽:“他被女儿折腾成这样了?你什么都没留吗?你把一切全给了她们?”【3.4】给了一切,失去一切,这是导致李尔发疯最直接的外因:“这么一想真要疯了;我得让脑子避开这事儿,不再去想它。”【3.4】

再来看李尔与考狄利娅的对话。面对父王的问询,考狄利娅不加思考便说出了全部的心里话:“我是按我的名分来爱陛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那与我立下婚誓的夫君或将带走我一半的爱、一半的关心和责任:没错,假如我只一心一意爱父亲,就绝不会像姐姐那样嫁人的。”【1.1】李尔心有不悦,要考狄利娅考虑好再说一次。明白人只要稍一留心,就能听出李尔对考狄利娅有着超出比对两个大女儿更多的父爱

恩宠,很明显,李尔的底线是,只要考狄利娅说出会全身心孝敬父亲,而不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即可“赢得比你两个姐姐更丰饶的领地。”但李尔就是听不到考狄利娅违心说出让他爱听的“真心话”。道理很明晰,考狄利娅也有自己的底线,她十分清楚两个姐姐一贯的为人做事,因此才绝不肯违心表达对父亲的爱,否则,便跟两个姐姐一样。所以,她会在远嫁法兰西之前,向两个姐姐辞行时会那么不客气地直言:“我深知你们俩的本性,作为妹妹,我最不情愿的,就是把你们的过错挑明。把父亲照顾好:既然你们声称真心孝敬,那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了。”【1.1】这样,也就能回到开头去理解考狄利娅为何“无话可说”(nothing)。难道她真不懂这将意味着什么吗?她内心要表达的是,两个姐姐说的“一切”(all),其实是“一无所有”(nothing)。

父女俩各自的底线撞到了一起。此时此刻,除了李尔,所有人都是现实的,只有考狄利娅一人活在理想里,那两个女儿则早把现实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当她俩刚一得到一人一半的王权,便商定算计老王。在她俩眼里,李尔如此对待考狄利娅,是“人老昏聩的表现,可他总是缺乏自知之明。”不仅如此,在“他年轻力壮、头脑清醒的时候,也是脾气火爆。”除了他身上“那积习难改的臭脾气”,最难侍候的是“年迈体弱、暴躁易怒随之而来的固执任性。”俩人因李尔放逐肯特感到未来的可怕,她们打算“通力合作”,绝不能让“父亲还像往常一样,由着性子以权蛮干。”否则,“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时,我们能明白,考狄利娅“无话可说”这句话一出口的风险系数得有多高,这也意味着,考狄利娅考虑好了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一无所有”。果然:

考狄利娅 陛下,我无话可说(Nothing, my lord.)。

李尔 没话?(nothing)

考狄利娅 没话。(nothing)

李尔 没话就一无所有。(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

正因为此,考狄利娅丝毫也不后悔。“一无所有”的她带着一个妻子对丈夫“一半的爱、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安心地远嫁法兰西。

后悔死了的是李尔!他先受了高纳里尔的虐待,负气出走,去找里根,试图用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感化里根:“不,里根,你永远也不会受我的诅咒:你性情温柔,绝不会那样狠心。她那双眼睛凶光毕露,你的眼神却和蔼可亲,不会冒火。你不会在乎我享

受老来之福,也不会跟我顶嘴恶语相向、裁撤我的侍卫,甚至削减我的花销,总之,不会将我拒之门外:你比较懂得亲情孝道、儿女责任,谦恭贤良,有感恩之心。”【2.4】当他发现姐妹俩的手牵握在一起,露出惊讶时,高纳里尔竟然调侃他:“陛下,她怎么就不能跟我握手呢?我犯了什么错儿?何况凡从不辨是非之人眼里看到,从昏聩的老糊涂嘴里说出来的错,全都不是错。”【2.4】然后,这姐俩儿开始比赛谁更能裁撤李尔的侍卫,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在100、50、25三个数字间像过家家似的玩起了游戏,完全是在戏弄、侮辱李尔。这时李尔意识到,姐妹俩已串通一气,逾越了人性底线,变得跟野兽一样。除了冲进暴风雨,李尔无路可走。在暴风雨中等待他的命运,正如他跟里根所说:“要是你连比人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多一点儿的需要都不许有,那人命就贱得跟牲畜一样了。”【2.4】而他也就是在肉体变得形同“动物”,“人命贱得更牲畜一样”的疯狂里,真正体会到人性的本质。当他在暴风雨的荒野见到赤身露体的“可怜的汤姆”,开始意识到人是个什么东西,发出疑问:“难道人不过如此吗?看看他就明白了。你不欠蚕儿一根丝,不欠野兽一张皮,不欠绵羊一根毛,也不欠麝猫一厘香。哈?倒是我们仨变了样儿。你才是原样儿:人一旦光身露腩,顶多像你现在这样,不过是一个可怜巴巴、精赤条条的两脚动物。”【3.4】

到了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不管说什么,全都我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唯唯诺诺可不是什么好神学。……到这个时候,我才看清她们那副谄媚的嘴脸,闻出她们的真味儿。算了,她们口是心非:她们说我具有一切超凡特质,扯淡,我也免不了要打摆子。”【4.6】啊,原来自己坠入由巧言令色的高纳里尔、里根用谎言编织的亲情至爱里浑然不觉,直到遭了遗弃,置身荒野,饱受凄苦、历经磨难,才终于弄清楚自己一直活在虚假的幻影里,而这一切都是由国王的威权和荣耀带来。他也明白了考狄利娅身上人性的理想闪光,那在任何时候都折射着出慈爱、悲悯的人性亮色,“把爱藏在心里”【1.1】才是真爱、深爱、大爱。可李尔给了这个嘴上不会说一句漂亮话、而只会真心爱他的女儿什么呢?一无所有!真爱他的,被他剥夺了一切!这是刺激李尔发疯最直接的内因。

也就是说,两个如此邪恶、一个如此善良的女儿,使李尔产生了两种难以自控的极端情绪,正是在这一正一邪两种心绪的强烈刺激下,他疯了。把李尔的发疯与葛罗斯特之死做一对比,我们会发现一种内在的呼应,葛罗斯特是在两个儿子一正一邪造成的“一悲一喜”两种极端情绪刺激之下,心含着笑死了。

发生在李尔身上的对比并未到此结束,接下来的对比更为惊心动魄,甚至令人含泪而歌,泣血而啼。一方面,是失去一切的考狄利娅,闻听父亲惨遭虐待,用眼泪说动法兰西,不顾一切亲率法军,要救出父亲。她在心里默念:“亲爱的父亲,我这次挥师用兵,全是为了您的事。”【4.4】另一方面,此时已“一无所有”的李尔又是倔强的!受了残忍虐待,身陷苦难,李尔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恶毒诅咒这两个野兽般的女儿。他诅咒高纳里尔,“叫她的子宫不孕,叫她的生育器官干涸,叫她这下贱的肉体永远也生不出引以为荣的孩子!”【1.4】“愿上天把所有积攒起来的报应一股脑儿都落在她忘恩负义的头上!愿污染的恶风吹打她腹中的胎儿,叫婴儿一落生就是个瘸子!”“让烈日骄阳从沼泽地里熏蒸出来的毒雾,侵蚀她的美貌,摧毁她的狂骄。”【2.4】“一千个魔鬼把嘶嘶作响的火舌吐到她们身上。”【3.6】这恐怕也几乎是人类有父亲以来对亲生女儿最恶毒的诅咒了吧,由此可见李尔受的伤害有多大,不疯才怪。

除了诅咒女儿,第二件事就是祈祷上天:“诸神,你们眼睁睁看着我在这儿,一个可怜的老头儿,垂暮之年,满腔的悲伤,饱受年龄和悲伤的双重折磨。假如是你们激起了我这两个女儿心中对父亲的叛逆,就别拿我当傻瓜一样如此愚弄,叫我逆来顺受:……不,我不会哭。我有十足的理由哭,可我宁愿把这颗心碎成10万片,也不会掉一滴眼泪。”【2.4】“只管尽情降下你们令人惊骇的狂欢:我,你们的奴隶,一个可怜、虚弱、无力、遭人鄙视的老头子,站在这儿。可我还得骂你们是奴颜婢膝的帮凶,因为你们这高高在上的天兵,竟跟我那两个恶毒的女儿携起手来,攻击我这样一个白头老翁。”【3.2】

此时,救护他的天使只有一个人,那曾被他冤枉、“虐待”得“一无所有”的考狄利娅。

德国大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 - 1856年)在其写于1838年的《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Shakespeare's Girls and Women”)一文中,不无动情地指出:“读到这部悲剧的第一幕,就被引入了事件中心,尽管天空如此澄澈,一双敏锐的眼睛已遇见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在李尔王的神志中有一抹烟云,随后即会凝缩成最漆黑的精神暗夜。谁像他那样把一切都馈赠出去,谁就已经发了疯。除了主人公的心灵,我们还辨识出女儿们的性格,尤其考狄利娅那缄默的温柔立刻叫我们受了感动。那现代的安提戈涅(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最著名的三大悲剧之一《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她的诚挚更胜过她古代的姐妹。是的,她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国王直到发了疯才

看出来。纯洁得彻底吗？我认为，她有一点儿执拗，而这一瑕疵正是父亲的遗传。但真正的爱极为羞涩，它憎恶一切空话；它只能淌泪、流血。考狄利娅暗讽两个姐姐伪善时所流露出的忧伤的苦楚，是最温柔的，那位博爱大师、福音书的主人公（指耶稣基督）偶尔也会采用冷嘲热讽。她的灵魂迸发出最公正的愤懑，同时，她又在如下这句台词中表露出全部的高风亮节：“没错，假如我只一心一意爱父亲，就绝不会像姐姐那样嫁人的。”【1.1】

发疯的李尔只要神志稍一清醒，就陷入无地自容的羞愧和撕心裂肺的自责，他在想跟他一样任性执拗、却又那么温柔善良的考狄利娅，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绝不像她那两个恶魔姐姐一样，用阿谀谄媚这剂甜蜜致死的毒药欺骗父亲。考狄利娅的话语犹在耳畔，面对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三分之一的国土）、权力（三分之一的王权），她选择率性直言，绝不虚情假意：“我多么不幸，不会把心提到嘴上：我是按我的名分来爱陛下，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面对父王发出的再不说好话“就把自己的财富给毁了”的威胁，她仍坚守底线、不改初衷：“慈爱的陛下，您生我，养我，爱我：我会恰如其分地回报这份恩情，服从您，爱您，敬仰您。”等她真的一无所有了，她还是那么心底无私，磊落坦荡，不做一句辩解：“假如您因为我缺乏油腔滑调的伶牙俐齿，不会说讨您喜欢的话而震怒，那是因为凡我想做的事，从不事先张扬。……而仅仅因为我欠缺了一件因此欠缺却让我倍感富有的东西：一双争宠献媚的眼睛，一条我多么庆幸没长在我嘴里的如簧巧舌。我因为没生出这样的巧舌，才失去了您的宠爱。”【1.1】而一旦需要她付出爱，她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当她得知父亲惨遭虐待，处境危险，便毫不迟疑领军前来，讨伐两个姐姐：“亲爱的父亲，我这次挥师用兵，全是为了您的事：正因为此，我哀伤和恳求的眼泪感动了伟大的法兰西国王。我们劳师前来，并非激于狂妄的野心，而仅仅为了爱，为了真挚的爱，为了替老父讨回公道。”终于见到发疯的父王，她痛心地呼唤“一切神圣的秘方，一切隐藏在地里的灵药奇草，让我泉涌的泪水把你们滋生出来吧！快来帮着救治这位好人的痛苦吧！”【4.4】战败被俘，将身陷囹圄，她无怨无悔，心里最记挂的还是父亲：“我只是为您，遭难的父王，才感到抑郁悲伤。否则，我怎么会把命运女神的横眉立目放在心上。”【5.3】

李尔从得到了一切的两个女儿那里，得到的是“一无所有”；而“一无所有”的小女儿考狄利娅，最后却“把一切都给了”父亲，包括献出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稍微恢复一些神志的李尔羞于见到考狄利娅；理解了李尔一

旦认出考狄利娅,便立刻跪下请求女儿原谅自己的愚蠢,宽恕以往的过错;理解了父女双双被俘以后,李尔甘愿与考狄利娅“就咱俩,我们要像笼中的鸟儿一样歌唱;你要我祝福,我便跪下,求你宽恕。我们就这样活着,祈祷,唱歌,讲点儿老故事。”【5.3】理解了李尔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不相信她已死去:“这根羽毛动了:她活着!只要她还活着,这个幸运就足以把我以前所遭受的一切悲苦都赎回来。”【5.3】

一个头脑清醒的可爱慈父远远胜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威严君王。当他是一个君王的时候,他看不清两个不孝的女儿仅仅靠谄媚就欺骗了他,另一个女儿却因真心孝顺失了宠;他看不清那两个女儿骨子里继承了他刚愎自用的专断独行,在她俩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头顶王冠的国王,而当他一旦放弃了王权,他可以不再是父亲;他看不清她们的人性中,只有一己私欲之下暴殄天物的十足兽性,因此她们理所当然地会骗取信任,赚取国土和权力之后,立马便翻脸不认人,开始有计划的虐父行动:削减侍卫、足枷仆人,在暴风雨之夜将80多岁的老父逐出城堡。也因此,他在饱尝过她们的残暴兽性之后,才会抑制不住总要用野兽的意象来描绘她们。他看不清那个被他抛弃的小女儿,骨子里承继了他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慈爱心,在她眼里,贵为君王的他首先是一个父亲,她爱的也是这个父亲,因为她不会爱一个可恨的“暴君”。所以,当他在雷电交加暴风雨中的荒野呼天抢地,变成一个孤独无告的老人,变成一个可怜的父亲时,她率兵前来,救的也是自己所爱的父亲,因为此时他已失去一个国王所有的威严、尊贵。直到最后,当他和这个女儿一起被俘身陷囹圄时,他竟是那么兴奋,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爱女儿的慈父而高兴,快乐得像个孩子。

是暴风雨的霹雳闪电震醒了李尔意识里的人性混沌,使他得以从蠢不可及的昏聩到复归人性人情的浴火重生,寻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唯一的内心真实。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及在莎士比亚出生那年去世的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ean Chauvin, 1509 - 1564),他的思想对莎士比亚写李尔,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加尔文说:“假如孩子不知是谁生了他,并把他养大,这是极不自然和十分丑恶的事。所以,要是有什么孩子蔑视父母,那他就是一个邪恶的怪物,会令所有人生厌。”显然,莎翁用他的如椽巨笔,把高纳里尔、里根、埃德蒙,刻画成“令所有人生厌”的“邪恶的怪物”。加尔文说:“人与动物在肉体上没有根本区别。”莎翁让暴风雨中的李尔体会到,人一旦精赤条条,不过一个两脚动物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发生在葛罗斯特身上“一明一暗”的第二个对比。这个对比其实

也来自“一切”，简单说来就是：作为嫡生长子的埃德加将合法继承父亲葛罗斯特的一切，而这一切正是私生子埃德蒙要蓄谋“合法”攫取的。埃德蒙伪造信件、信口雌黄、栽赃陷害埃德加，怒发冲冠、情急忘智的葛罗斯特几乎没动脑子便轻信了他编织的这一骗局，随即发布通缉令，追杀埃德加。为求生存、亡命天涯，来日复仇，埃德加不得不自虐肉身，把自己扮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可怜的汤姆。埃德蒙一击得逞，天赐良机，再生一计，打定主意要把父亲托付的密信交给康沃尔，致父亲于不义：“这可是我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我父亲为此失去的一切，定会如数归我所有。”【3.3】果然，埃德蒙不仅立即攫取到伯爵头衔，父亲竟以叛国通敌的罪名遭通缉，被残忍的康沃尔挖去双眼。“一切陷入黑暗，没有一丝安慰！我儿子埃德蒙在哪儿？埃德蒙，燃起你的天良孝心，替我向这惨绝的暴行复仇。”【3.7】始终蒙在鼓里、双眼淌血的葛罗斯特呼喊埃德蒙的名字，里根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告诉他：“背信弃义的老贼！你居然在叫一个恨你的人；你反叛的阴谋，就是他揭发的。他真是太好了，好得丝毫也不会同情你。”葛罗斯特这才恍然惊醒、悔恨至极，“我愚蠢之极啊！这么说，我错怪了埃德加。仁慈的上天，饶恕我，保佑他有福吧！”【3.7】

当葛罗斯特是一个明眼人的时候，心是糊涂的，眼盲失明却令他看清了世相。但一切都晚了，他想好了要跳崖自杀。求一死以脱离生命的苦海，“啊，万能的众神！众神在上，我要抛弃这个尘世，平静地从生命巨痛中解脱出来。”【4.6】好心人把他领到可怜的汤姆那儿，此时，他怎么会知道、又怎么想到这个疯乞丐竟然是被他错怪冤枉的埃德加。埃德加不仅以一种不无戏谑的游戏方式救了父亲，使他相信自己获得重生，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更使他树立起忍受痛苦、坚韧生活的信念。最后，当埃德加在与埃德蒙决斗之前，将一切真相向父亲和盘托出时，“他那颗本已破碎的心，——唉！太脆弱了，怎么受得了这样的一悲一喜！在这一悲一喜两种极度情绪的强烈刺激下，他的心含着笑碎了。”【5.3】

顺便提一句，莎士比亚惯于在诗剧中施展拿手绝活，那是一种诗意的、意蕴丰富的曼妙表达。单以葛罗斯特之死为例，莎剧原文强调的是葛罗斯特“那颗本已破碎的心”（his flaw's heart,）“含着笑碎了”（Burst smilingly.）。就中文意思而言，当然诚如朱生豪的译文“含着微笑死了”和梁实秋的译文“含着笑心碎而死”所表达的一样，都在表明葛罗斯特是带着一丝欣慰离开了人世。

在一切的真相揭开以前，埃德蒙的“一切”不仅没有终止，甚至还在持续发酵。当

战事结束,奥本尼要埃德蒙交出包括李尔和考狄利娅在内的所有战俘,并不屑地表示埃德蒙只是理应服从听命的下属。这下惹恼了里根,她马上当众对埃德蒙宣布:“将军,我的士兵、俘虏,以及我继承的产业,你都拿去;这一切,还有我本人,任由你调配;连同我这身心的堡垒,也是你的:让全世界为我作证,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夫君和主人。”【5.3】而这又正是高纳里尔最担心的,所以在开战前就表示:“我宁愿这一仗打败,也不愿我妹妹把他从我身边夺走。”【5.1】

就在埃德蒙得到里根赋予他的一切的时候,他也开始失去这一切:先是奥本尼宣布埃德蒙“犯下十恶不赦的谋逆叛国罪,”继而命令吹响军号,一身骑士装扮要跟埃德蒙一决生死的埃德加出现了。埃德加一直在等待、期盼这一时刻的到来。正如他在与父亲相认之前,对父亲所说的:“天之降大任,成熟是一切。”【5.2】

随着埃德蒙在决斗中受了致命伤,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知道了一切真相的奥本尼,痛斥埃德蒙是一个“比一切罪名更恶的奸贼”。奄奄一息的埃德蒙,无奈地喘息:“一切都过去了,我也要死了。”一见李尔怀抱着考狄利娅的尸体,奥本尼哀鸣:“让天塌下来,毁灭一切吧!”对于肯特,则“一切都是那么惨淡、黑暗、死气沉沉。”见此悲情惨景,埃德加仰天长叹:“一切皆枉然。”当奥本尼心中掠过一丝欣慰:“一切仇敌必将饮下他们所应得的苦杯。”【5.3】悲号考狄利娅的李尔气绝身亡。到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枉然里结束了。

在这“一切”演进的过程中,“对比”一刻也没有停止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看葛罗斯特,从他跟肯特那样的提起埃德蒙:“他妈妈是个美人儿,当时那真是销魂的一刻。这野种我是非认不可。”【1.1】即可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深谙人情世故的伯爵。对比在于,这样一个极易轻信上当首骗的老伯爵,究竟还是一位富有人情和正义感的忠臣,在李尔被赶出城堡之后,他就下了必死的决心去救李尔:“豁出去是个死,——他们的确以死相威胁,——可我对国王,我的旧主,死也要救。”【3.3】见到李尔,他也说得十分坦诚:“作为您尽责的臣仆,我不能遵从您两个女儿下的死命令:尽管她俩严令我紧闭门户,把您丢在这狂暴的夜里受罪,但即使冒风险,我也得出来找您,带您去一个能烤火和有东西吃的地方。”【3.4】生死关头,若不是这位圆滑世故的老臣及时通风报信,提前套好车马,让肯特迅速带着李尔一行赶往多佛,李尔必死无疑。

而他自己,为此背上反贼的罪名,付出被挖去双眼的惨痛代价。但这让他看清了

一切！他应无时无刻不在痛悔自己轻信埃德蒙谎言的时候，斥骂埃德加为“忤逆不孝、令人憎恶、粗鄙野蛮的恶棍！简直禽兽不如！”【1.2】到头来，这句话却正好不折不扣地罩在埃德蒙头上。对比总是来得这般无情！

其次，我们看埃德蒙，这位绝对自私、唯我至尊、极端利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是那个时代敢为天下先的“新青年”，发誓只尽忠效命于他唯一的女神——“大自然”——法律：“我残忍、淫荡的天性也是上天注定的。”【1.2】仅从葛罗斯特对埃德蒙的轻信反过来看埃德蒙，我们顿时感到心惊，他早把葛罗斯特和埃德加这对亲父子琢磨透了：“一个轻信人言的父亲，一个心灵高贵的哥哥，他们禀性善良，不做害人之事，也不防人所害。”“既然诚实到了愚蠢的份上，我的计谋便可轻易得手。”【1.2】再以此对比来看考狄利娅，她也是“诚实到了愚蠢的份上”，才得以让高纳里尔和里根的阴谋毒计得手。

再次，我们来看埃德加。面对死亡，他是一名坚韧不拔的强者。面对诬陷、通缉，为了逃命，他藏在树洞里躲过一劫，为求生存，把自己打扮成疯乞丐“可怜的汤姆”，变成一个“可怜巴巴、精赤条条的两脚动物”，受尽磨难，饿了靠吃青蛙、老鼠及小动物充饥，渴了“喝一潭死水上漂浮的绿沫子”。同父亲相认之前，当他发现父亲又动了寻死的念头，说了一句十分有力的劝慰话：“怎么，又想一死了之？生死由命成败在天，人必须承受天命的安排。”一副笑对死亡的从容，并透出一股大义凛然的勇武之气。最后，他要做的就是一个敢于决斗一死的骑士！当李尔、考狄利娅父女双双被俘，他知道，自己挑战埃德蒙的决斗时刻到了。“成熟是一切。”指的是命运安排的时机成熟了。表面上看，他要一切顺应自然，听凭命运的安排。实际上，他对生死未卜的决斗充满信心。最终，作为自我命运的主宰者，他不仅先是把父亲“从绝望中救了回来”，还在决斗中打败了十恶不赦的埃德蒙，为自己、为父亲、为李尔、为考狄利娅报仇雪恨！

由此，我们再来审视，当发了疯的李尔遇到打扮成形如禽兽的埃德加，埃德加假托疯话对人的兽性做了一番深邃的描述：“一开口就满嘴誓言，再当着笑容可掬的上天的面儿，将这些誓言一个个打破：梦中惦着淫乐事儿，一觉醒来就去干；……一颗奸佞狡诈的心，一对偏爱流言的耳朵，一双残忍嗜血的手；像猪一样懒惰，狐狸一样诡秘，狼一样贪婪，狗一样疯狂，狮子一样凶残。”【3.4】他所说的一切，正是高纳里尔、里根、埃德蒙他们仨，兽性灵魂的真实写照。

真诚善良的考狄利娅与阴毒狡诈的高纳里尔和里根亲姐妹之间、埃德加与埃德蒙同父异母兄弟之间,其善恶的激烈对比本身,就是冲突,就是生死较量,每一次冲突,每一次较量,都无不彰显出,考狄利娅这一形象代表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高纳里尔、里根、埃德蒙则是作恶人间的魔鬼撒旦。

然而,令我们感到痛心、叹惋的是,考狄利娅选择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刻意味着,她选择了遭放逐与受苦难。可惜,直到今天,人性的善良天使还时常会是这个样子。

三、“先知”肯特与“后觉”奥本尼

前面曾提到,李尔身上或多或少有《圣经》中约伯的影子。与之相较,莎士比亚更有可能在肯特的头脑里刻上了《圣经》中先知的灵魂。

按古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先知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负责把上帝的旨意、命令传达给民众。以色列进入王国时期以后,先知的角色和作用相应有了改变。以色列的君王要通过先知的话语得以确立,王权也随之自然会受到先知的制约。国王既要遵从“西奈之约”(《旧约·出埃及记》19-24),也要听从先知的话。一旦有国王背离“西奈之约”,先知们从不惧怕当着君王的面兴师问罪。实际上,同关切黎民百姓的俗事相比,大多数先知更把君王之事挂在心上。先知乃神治政体的监护人,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国之核心,即王室之盛衰兴替。这从《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2至15章所载撒母耳与扫罗王和大卫王的关系中可见一斑。比如,以色列立国后的第一位先知撒母耳(Samuel),按上帝旨意膏立扫罗为王,但当扫罗违背了上帝旨意时,撒母耳当面斥责扫罗王:“你做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上主——您的上帝给你命令。”后扫罗遭到上帝厌弃,撒母耳又按上帝的意旨,膏立大卫为王。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当先知拿单(Nathan)得知大卫王做了错事,便去直面谴责大卫王:“为什么做了这种可憎之事?……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让这事大白于天下,让全以色列看见。”闻听此言,大卫当即悔罪。

对比来看,在第一幕开场不久,面对执意放弃王权,已将国土分给两个大女儿,并要把小女儿赶出国门、处于暴怒之下的李尔,肯特毫不退缩,明知王命难违,也毫不留情向李尔发难:“老头儿,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以为当威权向阿谀谄媚者鞠躬,忠臣就

不敢直言进谏了吗？君王一旦干出蠢事，忠臣理应坦率直言。”“我从不惜命，我的命只用来向你的仇敌打赌下注；为了你的安危，我也不怕丢掉性命。”“撤回给你女儿的馈赠，否则，只要我的喉咙还能透气儿发声，我就要告诉你：你做了孽。”【1.1】不难看出，肯特的话语方式几乎与以色列两位先知如出一辙，冒死也要纠正君王。比起葛罗斯特那种为维护天伦道德宁愿赴死的忠诚，肯特表现的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绝对无我、敢于抗命的忠诚。只是，莎士比亚写的是古不列颠国的李尔王，不是古以色列的扫罗、大卫。

前边还提到，肯特在剧中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证明李尔是个明君贤王，而他的另一个作用更为重大，那就是在李尔王被逐之后，肯特实际上成为了整个剧情，即整个不列颠王国命运走向的幕后主宰。他无疑是像撒母耳、拿单两位先知那样，行使着责无旁贷的监国重任：他厉声谴责李尔放弃王权的愚蠢；他准确预判李尔那两个蛇蝎心肠的女儿将把王国引向邪路；遭李尔放逐之后，纵使自我毁容，他仍要矢志不渝地追随、效忠国王：“我抹掉了我原来的真实容貌，要是把声音也变得让人听不出来，我这一番良苦用心便可大功告成了。现在，遭放逐的肯特，只要你以戴罪之身忠心不改，早晚有一天，你最敬爱的主人还会恩准你尽孝犬马。”【1.4】他把李尔惨遭虐待以及险峻的国情，密报远嫁法兰西的考狄利娅，请她出兵前来解救父王；在狂风暴雨中，他与李尔形影不离，一步一步呵护着他，帮他恢复神智。是啊！他以这种令人钦佩到无以复加的愚忠方式，回到李尔身边，侍候他，保护他，为他传递消息，策动讨伐叛逆、恢复王位，真是他后来亲口对李尔表白的：“从您命运开始变糟的那一刻开始，我始终追随着您不幸的命运足迹，一步不落。”【5.3】是他，带着李尔逃离险境，赶往多佛与在那里接应的考狄利娅会和；也是他，李尔刚死，便毅然表示绝不独自苟活：“主人来召唤，我唯有听命服从。”【5.3】真乃一个誓与君王同生共死的铁血硬汉，除此，肯特更令人钦敬的一点在于，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欲的谦谦君子。他为王、为国所做的一切，只有考狄利娅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当她终于得以在肯特的周密安排下见到父亲，百感交集，表示不知该拿什么报答肯特的“恩德好意”时，肯特只是无比谦恭地说：“蒙您赞许，已属过誉。”【4.7】

某种程度可以说，莎剧《李尔王》里的一切都是在肯特的预言里发生，也都随着肯特的生命落下大幕。这样的剧情设计具有超现实的意味。

单从肯特这个人物的塑造，就能见出莎士比亚戏剧手段之高明，他除了让肯特担

负上述两个重要作用,还派给他一个不太费力的轻松活儿,即负责调节浓郁凝重的悲剧氛围,这也让肯特在铁面无私、不苟言笑的面孔之外,变得十分有趣。不论是他与弄臣的戏,还是与奥斯瓦尔德的戏,都使这人性、人情的大悲剧具有了既调皮又深邃的喜感,甚至时常拿悲情来戏谑调侃,令人在发笑的同时眼里含着泪。

先说几句弄臣。弄臣也叫“宫廷弄臣”,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在那一漫长的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君王以及一部分贵族,在其宫廷或府邸设立专供戏弄搞笑之臣,即弄臣,也叫宫廷小丑,英文叫 Court Fools(宫廷傻瓜)或 Licensed Fools(特许傻瓜)或 Jester(小丑)。弄臣得到一种特许,说话口无遮拦、百无禁忌,既可以开各种荤素玩笑,可以讥讽作弄宫廷大小人物,为国王解闷,更可以用戏说、调侃、卖萌的肺腑之言针砭国王,而不获罪。

这样的小丑在中世纪英格兰宫廷十分常见,小丑们大都足智多谋、滑稽可笑,给沉闷的宫廷生活带来超爽的愉悦,像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 - 1547年)的殿前、死于1560年的小丑威尔·萨默斯(Will Somers),以及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身边当时最著名的小丑、死于1588年的塔尔顿(Richard Tarleton),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塔尔顿常被认为是《哈姆雷特》剧中哈姆雷特拿在手中冷嘲热讽的那具“国王的小丑”约瑞克的骷髅。英国最后一位宫廷小丑,随着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 - 1649年)于1649年被处决丢了饭碗。查理一世出生时,莎士比亚还没开始写《李尔王》。直到英国内战(1642 - 1651)结束,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 - 1658年)建立英格兰联邦,宫廷小丑制度正式废除。此后,便只剩舞台上的“小丑”了。

莎士比亚写《李尔王》的时候,小丑既活在舞台上,更活在现实里,纯就观众而言,到剧场去看台上的小丑或人物故意装疯卖傻或真疯发狂的表演,那感觉自然过瘾。否则,第一四开本《李尔王》的剧名全称也不会刻意标明戏里有“贝兰德可怜的疯乞丐”。

接着看李尔的弄臣。他没有出现在李尔手指地图划分王国的宫廷现场,因为按李尔龙颜大怒的暴君脾气,他虽收起宝剑没杀肯特,却把他放逐了。弄臣若敢在此时讥笑他,恐怕命就没了。所以,莎士比亚为吊读者/观众的胃口,先让他的名字出场,第一幕第三场,高纳里尔问管家奥斯瓦尔德:“我父亲是因为我的家臣骂了他的弄臣,才动手打他的吗?”显然,李尔心里装着弄臣,不容别人轻易谩骂。第四场,当李尔决定雇佣陌生的“凯厄斯”(肯特)当自己的新仆人时,很自然地想起了弄臣:“我的弄臣

呢？去把我的弄臣叫来。”在“凯厄斯”教训了受主子差遣故意刁难李尔的奥斯瓦尔德之后，弄臣才正式登场亮相：“让我也雇了他：这是我的鸡冠帽。”“鸡冠帽”本来就是作为小丑的标志戴在弄臣脑袋上的滑稽帽。

弄臣名为“傻瓜”(Fools)，实则不仅一点也不傻，还时常能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李尔的弄臣，在莎剧的所有丑角当中，几乎是最出彩的一个。他对李尔的昏聩，对高纳里尔和里根这两个邪恶女人阿谀奉承、心毒手狠的丑行恶态，用词极尽老辣，既妙趣得令人瞠目，更深刻得令人称绝。比如，弄臣刚一开口，便讥讽李尔把一切都分给了两个女儿，气得李尔让他“留神鞭子”。弄臣毫不退缩地说：“真理就是一条势必会躲在狗窝里的公狗：当‘母狗夫人’立在炉火边发出恶臭的时候，公狗一定会被一顿鞭子赶出去。”弄臣在此是以公狗比喻他所说都是实话，而高纳里尔、里根对李尔的阿谀谄媚，不过是像“母狗夫人”一样发出的恶臭。言外之意是：真理如公狗，不受待见，只能被鞭打出屋，躲进狗窝；承诺却如母狗，受到欢迎，留在室内的炉火边发臭。李尔还没发疯，听得出这是扎心的“一句苦得要命的刻毒之言！”（这句话若直译，可译为“一句令人恼怒的刺激话。”李尔被弄臣的实话刺激，心里有苦说不出。gall, bitterness. 苦味或怨恨之意。朱生豪译为：简直是揭我的疮疤！梁实秋译为：你这刻毒的东西！孙大雨译为：这话苦得懊恼死人。）

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弄臣对李尔说出的最“刻毒”之言，此后的话显得温和许多，特别是在李尔疯了以后，弄臣的话也开始由针扎锥刺更多向精神抚慰转化。比如，弄臣故意把李尔称为老伯伯，“老伯伯，从你发疯把女儿当成妈的那一刻，我就把唱歌当习惯了。”“请你找个老师来，教会你的傻瓜如何说谎：我十分乐意学说谎。”“你不过就是一个什么数儿也没有的零。连我现在都比你好点儿，我还是一个傻瓜，可你什么都不是。”“那些女儿们要弄出一个俯首帖耳的父亲。”“假如您是我的弄臣，老伯伯，我就得打您，因为您还没到时就老了。”但弄臣也不放弃敲打李尔的机会，比如，狂风暴雨下的荒野，弄臣劝李尔躲到茅草屋时说：“在一间干爽的屋子里说些冠冕堂皇的奉承话，总比在屋外给浇成落汤鸡强。好老伯，进屋，去向您的女儿们求祝福。”这是一个怎样的狂暴之夜呢？弄臣说出的风凉话总是那么真实有力，比如，“这一个绝妙的夜晚，足以冷却一颗娼妓的心。”“这个寒夜要把我们大家都变成傻子和疯子。”在葛罗斯特城堡农舍临时避难时，他对诅咒自己两个女儿的李尔说：“谁要是相信豺狼温顺、马不生病，相信一个臭小子的爱情或一个妓女的誓约，谁就是疯子。”